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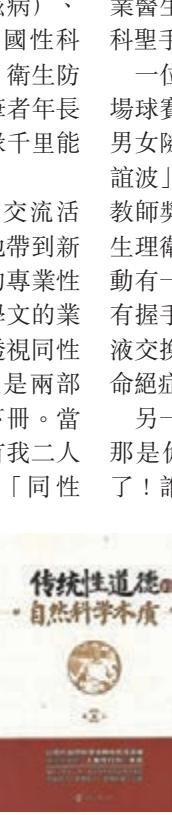
琴台客聚
潘國森

性道德的科學本質

剛過去的十一國慶長假期到北京學習，因為還要開個會，打算順道拜訪朱琪教授。於是發了個電郵問候，回覆的卻是朱老師的千金，卻原來朱老師已在去年十月辭世！小妹回郵言道，朱老師臨終前「握筆顫巍」地完成最後遺作，於過身前數日在日記本上寫下：「生命的歷史使命在於後來的生命生存得更好，也就是為後代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。」

朱老師是前衛生部性病艾滋病預防研究室主任（艾滋病，港譯：愛滋病）、前中國性學會秘書長、前《中國性科學》主編，畢生從事內科臨床、衛生防疫和醫學教育工作。朱老師比筆者年長二十多歲，能夠相識，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了。

千禧年在美國紐約一次文化交流活動，將我們倆從北京和香港兩地帶到新大陸相見。朱老師是學醫行醫的專業性教育工作者，潘國森則是學工學文的業餘門外人。朱老師曾為拙著《透視同性戀：異常行為研究》寫序，這是兩部《同性愛行為探討》系列的下冊。當代中國讀書人當中，恐怕就只有我二人反對將「homosexuality」譯為「同性戀」。《sexuality》原本就不光是只有戀愛，應該涵蓋了「性交」行為和「戀愛」情感，所以我譯之為「性愛行為」，若前面加了「homo」的詞頭，那就要譯為「同性性愛行為」了。朱老師卻選用「同性愛慾」，也是既有「戀愛」、也有「肉慾」，



(憶朱琪教授・上)

那就不怕讓人誤會以為「有愛無性」了。我們這是英雄所見略同，不是奇立異地咬文嚼字，是做學問必須的謹嚴。

在北京初會朱老師的獨生愛女，翻閱朱老師遺作，題為《傳統性道德的自然科學本質》（圖），大哉斯言！

在香港較常遇到鼓吹性濫交的「性亂派」言論，多出自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教師（教師是統稱，並無貶義，包括教授、講師等不同職級），此輩就是容易缺少了自然科學的常識。性亂派亦有執業醫生，不過多見精神科專家而不見婦科聖手，當中弊病不言而喻。

一位女教師揚言，與人性交猶如打一場球賽！廣府話口語稱球為「波」，而男女隨便濫交，亦可戲稱為「打一場友誼波」。此妹任教大學，還得過「最佳教師獎」。嗚呼！其荒唐若此！其缺乏生理衛生常識若此！羽毛球、網球等運動有一網之隔，運動員的肢體接觸，惟有握手或擁抱而已，絕不似性交涉及體液交換，如果對方不潔，有可能傳播致病！異常行為研究》寫序，這是兩部《同性愛行為探討》系列的下冊。當代中國讀書人當中，恐怕就只有我二人反對將「homosexuality」譯為「同性戀」。《sexuality》原本就不光是只有戀愛，應該涵蓋了「性交」行為和「戀愛」情感，所以我譯之為「性愛行為」，若前面加了「homo」的詞頭，那就要譯為「同性性愛行為」了。朱老師卻選用「同性愛慾」，也是既有「戀愛」、也有「肉慾」，

另一位女教師揚言，與人性交如握手！那是俗僧人自誇性能力超凡的謠言了！誰都有能力接連與六十，甚至幾百人握手而不現疲態。問君日能御女子幾何？不畏「精盡人亡」哉？

朱老師在書中提到當前社會上有一流行論調，曰：「我的生命，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。我的一切我做主！」

此話是不是似曾相識？

(憶朱琪教授・上)

思旋
天地
思旋

港珠澳大橋通車好處多

一年四季，氣候天象各不同，宇宙之大各有異象。時至深秋，地大物博的我國西北部竟下起了暴雪，實為奇景。另一方面，在深秋日本則櫻花盛放，令人深感詫異，今年的天氣實在奇怪，我們應該小心身體，珍惜健康。

古有名言「路通則財通」，香港剛迎來高鐵啟用，碰上國慶及重陽節假期，數以萬計的內地與香港兩地遊客往來，使旅遊及零售業更加興旺。不過，由於網絡與電子商貿日益發達與應用，人們的生活與商業習慣大有不同，亦影響了各有關行業的營商環境，甚至全球經濟強國阿一哥美國，近日竟然有著名百貨公司Sears申請破產，令人驚訝非常。

此事亦向現代經商者特別是百貨業經營者提醒要更警惕，必須與時並進，多作改良，才能不被新時代淘汰。

回頭再說「路通則財通」，籌備與建造了將近十年的港珠澳大橋終將在10月23日舉行開通儀式了。如此重大的基建項目通車儀式，在本欄執筆之時很多傳言指出，認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南下親臨主持，我們拭目以待。

港珠澳大橋據稱每日將有400巴士往返，票價仍未清楚。曾幾何時，香港與澳門交通都靠水翼船，而今港珠澳大橋通車後，交通運輸工具多了選擇和比較。摯友Joyce的香港寫字樓在信德中心，她因公事需常往澳門公司，所謂過大海，搭船非常方便。她說決定不變，因坐橋巴需轉車接駁，十分不妥。另一位朋友寫字樓在九龍太子道，他則希望試試搭橋巴或許會更方便。很多時候預計與實際有落差，例如高鐵預計每日有八萬人次使用，暫時來說還未達標。而港珠澳大橋私人開車使用的話，初時配套設施可能未及完善，例如泊車位方面可能不足，還得日後慢慢改進。

無論如何，而今香港有了高鐵，也有了港珠澳大橋，肯定對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商業以及物流業大有好處。此兩項大型交通基建效益，必將達數以十億計。至於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佈施政報告中提到「明日大嶼」人工島計劃，雖然引起了社會眾多爭議，然而若此計劃分期進行建設，地點也可配合港珠澳大橋發展，則對香港未來發展有利。

其實，每個社會的發展，掌舵者必須要高瞻遠矚，站得高看得遠，可以盤活聯繫一切可用資源，則對社會發展、人民安居更有好處。



■港珠澳大橋明日舉行開通儀式。

七嘴八舌
小臻

真的要喊才有糖食？

個人認為特首林鄭月娥今年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其實是非常務實、有承擔的，令人感受到她真正是想盡辦法令香港人有希望，新一份施政報告有二百五十項新措施，涵蓋土地房屋、醫療、福利等，房屋政策依然是「重中之重」這是沒有錯的，梁振英名句：「民生無小事」，市民生活事項處理好，社會自然政通人和。

結果馬逢國議員被媒體形容：設文化局無期，馬逢國會簡直係食個大檸檬，仲要食足五年呀！試想想馬逢國會否給業界人罵？他自己在社交網站貼文無奈地解釋：對呢件事好遺憾，估計依家咁樣的政治局勢，政府的詮法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睇怕佢要無了期咁等？！

難怪有人笑政府，原本話因為工作量太重，政府有意分拆運輸及房屋局，因範疇緊密相連難拆局，咁開局又點複雜呢？不就是將康樂文化分開，前者是服務市民康樂生活的，後者是為文化藝術界專業發展而設，簡直就是必須做的事，當你們需要宣傳就起演藝人，為他們完善一些政策就怕煩，似乎非常不合理。就因文藝界人不嘈？你叫代表業界的議員如何面對選民？面對這行業內許多激進年輕選民，別忽略這行業的影響力。

記得施政報告發表後，特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面對議員提問，筆者看足全程見到文化演藝界旅遊界議員溫和斯文地提出要求，得到的是沒有任何希望的答案，實在令人要抱不平。

立法會體文界議員馬逢國問特首究竟幾時開文化局？今屆政府任期內可唔可以開到？得到的回覆係唔可以承諾到任何東西。也沒有意圖

翠袖乾坤
余似心

返老還童終結人生

人的生命周期真的好奇妙，循環至起點作為終結。節目介紹，荷蘭電視的老人節目和長者玩的遊戲中，包括許多我們會在幼兒園和幼童玩耍的遊戲，如短時間內默記多張圖片，然後將之反轉，憑記憶找回相同圖片的位置。為幼兒，是開拓他們的記憶力；為長者，是強固或尋回他們的記憶力。有些老人中心會以撲克牌去玩這類遊戲，無論什麼形式，延遲或避免腦退化的出現，成為人口老化社會的一大課題。

人類營養好了，健康更佳壽命更長，但身體各器官未必全部受補可以同步繼續順利運行。也不知上天創造我們時，可讓腦袋應用多少年，保得了壽命，也得要自行保養腦袋。好好「抹油」，不讓其「當機」。開始衰退，就像教小孩子般，訓練腦袋繼續運作，重新學習，重新調整。

每次和親友玩麻將牌，他們都感恩古

百家廊

程應峰

裙子·褲子

從審美意味看，裙子與褲子各有韻致，各有所長。身為女人，不分時令季節，着意於依照心中的喜好選擇穿裙子或選擇穿褲子，大抵都是緣於心中那份不懈不怠的美麗。有一些女子，即使在冬日，依舊穿着裙子在大庭廣眾之中飄逸招搖；而另有一些女子，即使在炎炎夏日，也情願穿着心儀的長褲子出門閒逛。

由此看來，着裙與穿褲，對展現女子婀娜多姿的身材，是各有千秋的。

裙子是古代男權思想驅使下的產物，目的就是將女人們玲瓏搶眼的身段裹個嚴嚴實實，肥瘦難辨，這在一定程度上，抵禦了浪蕩子弟不安分的目光。在世俗的進步中，滿清有了旗袍，作為裙子的一類，它既勾勒出了臀部以上的曲線，又在若隱若現之間，展示出臀部以下的美麗。

隨着超短裙的出現，女性感時尚步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。生活中，總有那麼一些不穿褲子的女人，無論春夏秋冬，始終穿着裙子，慢聲細語地說話，眼眸含笑，曼妙多姿地移步，真個是，怎一個優雅得體。

在一定程度上，穿褲子更能襯托出女人的性感特質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人們擺脫一度的壓抑，在服飾打扮上矯枉過正，高腰裹臀的褲型大行其道，女人們將薄薄的布料做成西方牛仔褲的形態，把持着露曲線與隱羞處的尺度，公開大膽地追求着性感和美麗。從性感美學的角度來看，長褲之美遠勝於裙子之美。法國女作家喬治·桑就是個只穿褲子的女人，在她所處的年代，她總是以這種特立獨行的穿戴方式，在一群穿裙子的女人當中，以男人的方式別開生面地活着。

從傳統禮儀的角度看，裙子與褲子有不同的內涵。中國人全面穿連襪褲是從東漢開始的，《漢書·上官皇后傳》記載：

「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褲，多其帶。」所謂「窮褲」，便是開襪褲。在中國人穿「窮褲」時候，希臘人和羅馬人還只是用一塊布裹在腿上，而中國已經有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織技術和服飾文化。但在那個時代，中國貴族階層認為只有需要野外勞作的「低等人」才穿連襪褲，對於生活悠閒安逸的貴族來說沒有這種需要，事實也是這樣，最早穿連襪褲的民族，大抵都是在馬背上勞作的民族。

所以中國貴族階層一開始對穿連襪褲是抵觸的。在西方人看來，開襪褲是合乎人性的發明，因為在沒有清潔用品甚至沒有紙張的年代，開襪褲至少防止了細菌的滋生。直到今天，蘇格蘭男子穿他們的民族服裝方格裙時，也是絕對不穿底褲的。

在中國，禮儀的本質是相對的、溫和的、中庸的，講究做任何事情不要太過。裙子與褲子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禮儀之邦來說，是一種特定的符號，成為守禮和失禮的分水嶺。古代女子，包括底層的勞動婦女，若要在家中待客，一定要把為了勞作方便而穿的褲子換成裙子。她可能不識字，也可能不知道褲子與裙子的歷史，但是對於禮節的虔誠信念，讓她堅守着這個規矩。

當然，在女主人換了裙子出來接待客人的時候，男主人也一定要束好髮、戴好冠，然後才可以出門見客，否則就是衣冠不整，是對客人極大的怠慢。在現代社會，一個人的素質修養，與穿裙子還是穿褲子沒有必然關聯，因而現代女子不受裙子與褲子的約束也就順理成章了。

放在時尚流行的社會生活中來看，穿裙子與穿褲子，已失去了探討的價值。隨着社會的進步，人們更願意關注的，似乎是「內褲」這一章節的內容。據說麥當娜讀書時，甚至成了女人不穿內褲的時尚代

表，她「常不穿內褲，聳立在人牆的頂層，來製造男孩子們的哄堂大亂」。如今，前衛時尚的女性愈來愈多，穿着三根線縫合起來的內褲在台上昂首闊步的女人，已毋須說，不足為道了。

冗長的歷史淵源裡，穿開襪褲的目的是為了起居方便，不穿內褲，便也順理成章。如此情形，延續到唐朝，日本人仿唐裝製成和服，日本女子着和服時也沿襲了不穿內褲這一點。王小波在《紅拂夜奔》裡寫過：「洛陽大街上的妓女對紅拂（公差別稱）是最不客氣的了，動不動就轉過身去，撩起裙子來，給她看光溜溜的屁股。見到了這些屁股後，紅拂才知道這些人原來不穿內褲。」

內褲的入局，一來保護了性器官，二來維護了體面，於是內褲成了文明的產物。時光流轉，用以護體的內褲一不經心就成了身體的束縛，或以三角緊繩於大腿內側，或以三線縫合，絲絲入肉。保護的功能既失，私處是否一定得遮擋，似乎也無關緊要。一當內褲成為累贅，那麼，不穿內褲也就是無可非的事情了。所以，慣於前衛時尚的女性認為，女人穿不穿內褲，與文明無涉，與大局無關，不過是製造了「春光乍洩」的意境罷了。「逝者如斯夫」，在觀念開放的今天，有情人們夜話，內褲難說不是恩愛的障礙，放棄束縛，內褲出局，也許最能滋長返璞歸真的快意。

由此看來，服飾的作用，不僅可以用以審美，用以保護身體，還可以讓身體從束縛走向自由。不能否認，在人類歷史長河中，服飾，有過施加於女人身心上的壓迫。但同樣也不能否認，過度的放縱和放棄，也使我們所處的大千世界失去了含蓄和雅致，造成了許許多多的不安定、不和諧。

網人網事
狸美美

來自非洲的玫瑰

最近在北京，小狸和一位「花癡」朋友閒聊時，聊出了一方遙遠而新奇的「花園」，很有點意思。

這方花園在遙遠的非洲——現如今，來自非洲的玫瑰在中國很是走俏。有多走俏？僅就肯尼亞，每天向中國出口的鮮花達到36,000噸，而中國對肯尼亞生產的鮮花需求更在以每年25%的增幅迅速增長。

「花癡」之所以對花成癡，很大一個原因是「愛屋及烏」——因為她有一個正是在非洲做鮮花生意的男朋友。「花癡」透露，男友公司去年從肯尼亞進口了250萬朵鮮花，今年則一舉翻倍要進口超過500萬朵。

「他們那邊的花有不少優勢，比如花期特別長，有個術語叫『瓶插』，就是剪下花莖插到花瓶裡後能保持的開花時間。肯尼亞玫瑰的瓶插壽命能高達14到21天，確實非常討喜。而與其他地區的玫瑰相比，非洲玫瑰的顏色很大膽，艷紅、嫩黃甚至亮粉都有，喜慶得厲害。更有一些別的地區沒有的品種。」面對「花癡」的侃侃而談，小狸確實對這方遙遠的花園產生了濃厚興趣，回家後繼續做起了「功課」。

不得不說，相對於歐美，國人對於非洲的了解確實少得可憐。普通老百姓的認知大都超不出「窮、疾病、落後」這三個詞，文藝青年會多個「動物大遷徙」，直男會多個「索馬里海盜」，僅此而已。但事實上，非洲還有很多獨特的優勢，拋開豐厚的自然資源不說，僅就今天的鮮花主題，比如肯尼亞就擁有先進的繁育和種植技術以及冷鏈儲存和運輸技術，而這些是中國所不具備的。

鮮花消費的習慣最早是來源於歐美，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起，歐美國家的花卉生產成本不斷提高，於是發達國家將鮮花種植產業轉向了資源豐富、氣候適

早知其詩名，那時，我在北京上大學，讀過他的詩集《在遠方》，也知道他曾被打成「右派分子」，但對於其他，就一無所知了。後來他獲平反，復出，在詩壇活躍起來。八零年四月，我在《詩刊》主編鄭荻帆和詩人黎其鑑陪同下，走訪當時還在虎坊橋的《詩刊》編輯部，才第一次見到邵燕祥，他已是《詩刊》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。他跟我想像中的樣子吻合，一臉青春勃發的模樣，尤其一張笑臉，溫和地甚有親和力。這印象一直維持，到了後來《詩刊》舉辦「青春詩會」，有一群頗有才華的年輕詩人與會，據說，身為導師之一的邵燕祥甚為威嚴。原來邵燕祥還有老師的派頭。當然，如果放任，就失去輔導年輕詩人的意義，也就失去了詩會的作用。

後來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吧，中國作家代表團應香港中華文化中心之邀訪港，邵燕祥也在名單內。最記得那年夏天，安排代表團和香港作家往大嶼山度假村聯歡幾天，那天上午，我和他坐在銀礦灣一座土丘上，笑得

很歡暢，猛然間給別人拍下鏡頭，留下可珍貴的痕跡。但那時為何歡笑，卻完全沒有印象了。大概是朋友久別重逢，那笑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吧？

一九八四年六月，以周揚、馮牧為團長的中國作家訪問團訪問深圳，與香港十二位作家在銀湖中心會面，訪問團裡以著名詩人居多，如艾青、馮至、袁鷹、田間、王辛笛、嚴辰、嚴巖、魯藜、綠原等，而團內最年輕的，就是五十一歲的邵燕祥了。當時氣氛熱烈，三三兩兩交談，我好像也與邵燕祥聊了一會，可惜時間太短，午餐過後，我們也就匆匆打道回香港了。

後來，他跟烏熱爾圖應邀前往美國艾荷華國際寫作坊，經香港時，當時銀都董事長蘇辛祥請他們晚宴，我也叨陪末座。記得烏熱爾圖還送了一本他的小說集給我。至於那晚都聊了些什麼，我都沒有記憶了。

八十年代末，我在北京，住進河北飯店，有一天和燕祥通電話，他請我到那時他的家坐，當時交通不方便，我借了自行車，從東

城，穿過珠市口，往虎坊橋奔去，至今還有印象。

他送過他的詩集，也送過他的雜文集。雖然他以詩成名，但後來雜文似更為人稱道。九十年代中，《邵燕祥隨筆》獲得第一屆「魯迅文學獎」的雜文獎。後期，我曾為《香港文學》邀他詩稿，他雖然也偶有詩作支持，但更多時候